

从“合理区间”看中国经济韧性

1. **案例名称：**从“合理区间”看中国经济韧性
2. **案例适用：**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理论
3. **运用知识点：**GDP核算方法、经济增长率、产业结构分析、经济发展阶段理论

4. 案例内容：

2026年1月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达到140万亿元人民币，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.0%。这一数字的公布，为“十四五”时期（2021-2025年）的中国经济画上了圆满句号。

回顾过去五年，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多个重要关口。2020年，中国GDP为103.5万亿元；2021年突破110万亿元，达到117.4万亿元；2022年超过120万亿元，达123.4万亿元；2023年迈上130万亿元新台阶，为129.4万亿元；2024年进一步增至134.8万亿元；2025年最终站上140万亿元大关。五年间，GDP增量超过36万亿元，年均实际增长5.4%，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约3.9%的平均增速。人均GDP也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2025年的13953美元，连续三年超过1.3万美元，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。

从年度增速看，这五年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复苏特征。2021年，在有效的疫情控制和一系列促消费、稳投资政策推动下，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复苏，增速高达8.6%。2022年，面对疫情反复、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，经济增长放缓至3.1%。随后两年，随着社会运行回归常态，稳经济政策效果持续显现，2023年GDP增长5.2%，2024年增长5.0%。2025年作为收官之年，实现了5.0%的增长目标，顺利完成全年预期。

从产业结构看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。2025年，第一产业增加值93347亿元，增长3.9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499653亿元，增长4.5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808879亿元，增长5.4%，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1.4%。内需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，2021至2024年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6.4%，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6.2%，比“十三五”时期提高8.6个百分点。

这五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深刻的内部结构调整。房地产市场经历深度调整，商品房销售额从2021年的历史峰值18万亿元降至2025年的8.4万亿元，近乎腰斩。与此同时，新动能加快成长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。投资结构明显分化，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，制造业和基建投资成为重要支撑。

价格水平走低是这五年的另一突出特征。从2023年开始，CPI和PPI增速明显放缓，CPI在0附近徘徊、PPI持续为负。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，名义GDP当季同比增速已连续9个季度低于实际GDP增速。这表明“供强需弱”矛盾依然突出，内需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。

5. 案例分析：

近五年中国GDP的变化轨迹，是理解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理论的生动样本。

首先，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，其总量跃升直观反映了经济实力的增强。从103.5万亿元到140万亿元，五年增量超36万亿元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持续放大——在基数不断抬高的前提下，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代表的增量都在节节攀升，增长难度相应加大。

其次，年度增速的“W型”波动，揭示了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。2021年的高增长得益于低基数效应和政策刺激；2022年的低点反映了外部冲击对总需求的抑制；2023年后的稳定回升则体现了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效果。这条波动复苏的曲线，恰恰印证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总需求管理的基本原理——当私人部门需求不足时，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，稳定经济运行。

第三，GDP核算的三种方法在本案例中均有体现。从生产法看，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清晰可见，服务业占比提升反映了产业结构升级。从支出法看，内需特别是消费的“压舱石”作用日益稳固，2021至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56%。从收入法看，居民人均GDP稳步提升，意味着劳动者报酬随经济增长而增加。

第四，GDP增速目标设定方式的变迁，折射出经济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。从“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”，到“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”，再到党的二十大强调“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”，表述演进的背后是发展重心的转移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速目标设为4.5%-5%的区间值，底线目标创30多年来最低，但“为调结构、防风险、促改革留出空间”的考量，恰恰体现了对增长质量的更高要求。

第五，GDP增长背后的结构性挑战不容忽视。房地产与人口“双支柱”的拐点，意味着过去数十年支撑高增长的旧动能正在转换。价格水平持续走低、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增速，反映了需求不足的深层矛盾。制造业投资依赖市场规律，基建投资受地方化债约束，外需贡献虽高但面临不确定性——这些结构性特征决定了未来增长需要新的动力源。

从更长远视角看，这五年GDP变化为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了基础。要实现“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”（预计2.7万美元），未来十年需要保持4.8%左右的年均实际增速。2025年人均13953美元的水平，离这一目标尚有差距，但“十四五”时期奠定的总量基础和结构优化，为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6. 案例讨论：

你如何看待近五年中国GDP的变化轨迹？请结合以下问题展开讨论：

(1) 从2021年的8.6%到2022年的3.1%，再到2023-2025年稳定在5%左右，你认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年度增速的波动？宏观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？

(2) GDP总量从103.5万亿元增长到140万亿元，五年增量超36万亿元。这一增量规模意味着什么？在基数不断抬高的背景下，保持相同增速的难度有何变化？

(3)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.4%，内需贡献率保持在86%以上。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与发达国家相比，还有哪些差距？

(4) 房地产销售额从18万亿元腰斩至8.4万亿元，但GDP仍保持稳定增长。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正在下降？哪些新动能填补了这一缺口？

(5) 2026年GDP增速目标设为4.5%-5%的区间，底线目标创30多年来新低。你认为这一目标设定反映了怎样的政策考量？“为调结构、防风险、促改革留出空间”应如何理解？